

20世纪俄罗斯文学： 思潮与流派

理论篇

主 编：张建华 王宗琥

副主编：吴泽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世纪俄罗斯文学： 思潮与流派

理论篇

主 编：张建华 王宗琥

副 主 编：吴泽霖

本册著者：张建华 王宗琥 吴泽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 理论篇/ 张建华, 王宗琥主编; 张建华等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135-2423-0

I. ①2…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文学史—俄罗斯—20 世纪
IV. ①I51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0069 号



悠游网—外语学习 一网打尽

www.2u4u.com.cn

阅读、视听、测试、交流、共享

提供海量电子文档、视频、MP3、手机应用下载!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周小成

封面设计: 赵 欣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2423-0

定 价: 39.90 元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24230001

序

从19~20世纪之交到20~21世纪之交，具有独立民族品格的俄罗斯文学经历了其历史上的第二个百年。无论从思想发现来看，还是就艺术品质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成就斐然的辉煌的百年。与俄罗斯文学的上一个百年——“黄金世纪”相比，它显然具有种种不同的新质。

第一，这是俄罗斯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百年。

俄国现代文学发轫于19世纪90年代，它的标志不仅仅是象征主义文学的出现与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的勃兴，还表现在作为俄罗斯文学巨型话语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流变和演进。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艺术成就。勃洛克，这位“俄罗斯象征主义最伟大的诗人”试图通过艺术对绝对美、绝对精神的追求来实现人类的和谐统一。索洛古勃的象征主义小说由对日常生活的叙写走向了对人存在的哲学思考，表现了人生的两重世界——现实存在的丑恶、荒诞与幻想存在的美好、真实，俄国的现代派荒诞小说由他揭开了第一页。安德烈耶夫、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作家具有“表现主义”特征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使现实主义走向了与现代主义的融合。高尔基通过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和象征特征的融入，将现实主义提高到了一种精神崇高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境界。此外，布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这些在世界文坛上响亮的名字以各自独特的现实主义叙事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的小说景观。俄罗斯文学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呈现出20世纪风采各异的现代特征。

其二，这是俄罗斯文学各种思潮、流派浪潮翻涌的百年。

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那么20世纪的文学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新景观。思潮杂陈，流派纷呈，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流派呈现出相互关联和依存、相互影响和渗透，然而

又并行不悖的崭新局面。由一个或几个作家引领一个文学时期，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呈明显链式更替的时代宣告结束。即使是世界一流的大作家，也无法引领一个时代，他们仅仅是整个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多元现象中的一元，多种文学中的一种。其中既有再现世界、贴近现实生活和人生的“写实性”艺术创造，也有表现世界、距离现实生活和人生较为玄远的“写意性”艺术创造。写实文学汇聚着各种各样的流派风格，它们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叛逆与扬弃，在保存写实原则的前提下，极大地拓展了小说表现与批判历史、现实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写实新潮。各种写意性文学的崛起，其独特而尖锐的存在，一度的繁荣也构成俄罗斯文学百年一道道亮丽的风景。这些文学创造都有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对人生的深邃哲思，对艺术的革新创造，可谓“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

其三，这是俄罗斯文学历史上曲折复杂，而又充满矛盾迷误的百年。

从文学场，即文学写作的疆域和作家创作思想的整体特征来看，20世纪20年代后俄罗斯文学由完整统一的民族文学分裂成本土文学与侨民文学两个板块，而本土文学又裂变为显性文学与隐性文学（“地下文学”）两种形态。从文学总体进程和创作走向来看，俄罗斯文学并非一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经历了多元-一元-多元的历史发展进程。其间，有过创作个性高度张扬，风格流派竞相争艳的三个时期：世纪早期的“白银时代”、苏维埃文学的20年代与世纪末的“后苏联”时期。作家打破前传统的局囿，跨越既有文体、风格的界限，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新、奇、怪”的景观。与此同时，滚滚流淌的现实主义文学这条大江，有过辽阔的水面，经历过湍急的险滩，也呈现过几近干涸的浅水——曲折坎坷、迷误重重的苏维埃时期的数十年中，这一个文学一度被时代主题所贯穿，被意识形态功利所左右，个性、独立性被遮蔽。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新质，毋庸置疑是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充满动荡、灾难、变革、创新的世界和俄国社会，必然使文学内容与形式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形成其特有的样式。文学的种种形态和样式，任何思潮、流派的发生、发展、衰败、演变都有其社会文化和文学自身规律的成因，其每一个代表作家也都是“应运而生”的。就艺术探索而言，寻找、发现、创新适合表现独特而复杂的时代特定内容的文学形式，恰恰应该是我们文学研究的着力点。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充满重大形式变革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整体状貌呢？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研究（整体史、断代史、体裁史等）有一个传统的好方法，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有个不错的范式。这两种很是成熟的叙写方法和模式都有其观察和把握文学现象的独特角度，都能揭示文学的全景状貌和广泛意义，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我国都已有传统的优势和累累的硕果。

本书著者试图吸收这两种方法“历史追溯”的思维优势，回归文学现象——思潮、流派的自身，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各种思潮流派的价值意义、风格特征等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与阐释，以提供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全景。我们以为，这样的追溯能更深地看到这种种现象的时代特点和内在规律，它们与以往现象的异同，可能会促使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对文学性探求的进一步深入。因为这种研究不把注意力放在文学发展历史的分期界定上，可摒弃长期以来俄罗斯文学研究沿用的题材、体裁分类原则（农村小说、战争小说、城市小说、“响派”诗歌、道德小说、新浪潮戏剧等），也能避免过分囿于社会历史学批评的不足，对于认知不同时期、不同艺术样式的内部规律，探索文学艺术形式的本质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著者试图将本书写成兼具学术研究前沿性和教科书包容性的著作，努力实现内容全面、代表性强、学术有创见的学术追求。各章内容基本包括思潮流派的简要综述（意义、价值定位）、历史沿革、代表作家及创作简介、诗

学特征四个方面。其中的个别流派，如“后苏联合成小说”因其独特性在内容体例上有所不同。论著各章的具体分工如下：第1、2、11、13章由张建华撰写；第4、6、8、12章由王宗琥执笔（其中第12章由王宗琥和李新梅共同执笔）；第3、5、7、9、10章由吴泽霖执笔。全书由张建华统稿。

文中所列的13种思潮流派的分类原则不尽一致，如境外文学实际上不是一种流派，而只是一种地域文学，但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我们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列入。它们肯定也无法包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全部，一些文学家既未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他们的创作也未必能纳入一定的流派，比如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一定意义上真正不朽的文学精品恰恰是文学大师们逆潮流而动，另辟蹊径而独立创建的，他们独特的艺术世界往往很难用思潮、流派这样的字眼予以准确地描述，这是需要留待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中补遗的。一些作家同时兼具不同艺术流派的特点，比如叶赛宁，他既是意象派诗歌的代表，又是新农民派诗歌的杰出诗人，书中我们只是在其影响和成就更大的新农民诗派中列入。而另一些作家，比如高尔基、布宁，前者既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者，后者既是世纪之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境外文学作家的卓著者，由于着重点不一，我们则在两章的代表作家中分别列出，其中不无交叉、重叠，但体现了著者的不同视角。

受著者的学术眼光和水平所限，文献资料的拥有与把握可能不全，论著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认知、分析以及所作出的结论难免会有偏颇，甚至不无错漏之处，我们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我们诚挚地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为我们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参照，为高校的俄罗斯文学教学有所给力。

张建华

2012年7月11日

目录

СОДЕРЖАНИЕ

1	第1章	19~20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
	Глава 1	Реализм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26	第2章	象征主义
	Глава 2	Символизм
50	第3章	阿克梅主义
	Глава 3	Акмеизм
71	第4章	未来主义
	Глава 4	Футуризм
103	第5章	意象主义
	Глава 5	Имажинизм
127	第6章	表现主义
	Глава 6	Экспрессионизм
157	第7章	新农民诗派
	Глава 7	Ново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поэзия
181	第8章	现实艺术协会
	Глава 8	ОБЭРИУ
206	第9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Глава 9	Соцреализм
233	第10章	俄国境外文学
	Глава 10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255	第11章	后苏联现实主义文学
	Глава 11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73	第12章	后现代主义文学
	Глава 12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303	第13章	20~21世纪之交的合成性艺术形态
	Глава 13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синтетизм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第1章 19~20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

Глава 1 Реализм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梅列日科夫斯基 (Д.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5-1941) 在 1892 年提出, 现实主义文学在走向衰落, 象征主义文学新潮流已经出现。1897 年, 列·托尔斯泰 (Л.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同样表达了俄国文学亟待推陈出新的看法。他说: “文学曾经是一张白纸, 如今它已经被写满了。应该把它翻过来, 或者另外找一张纸。”¹ 文学转型的现代性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这一新时代的特征是: 现实主义文学代际更替链式进程的结束, 一个流派统领一个时代的终结, 多元共生、共存的时代的到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流派的碰撞、对话构成了 19~20 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多声部交响的主旋律。

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更新了文学的创作理念, 表达了文学把握时代、社会、人的新的理念和形式, 但它不可能穷尽俄国精神生活与文学探索的方方面面。人数有限的文学团体, 相对狭窄的艺术视野, 精英化的“阳春白雪”诗歌极大地限制了这一文学的传播与影响。

与“黄金世纪”文学传统坚守者的创作相比, 现代主义文学不仅受众较少, 其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影响也要小得多。在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期, 勃洛克 (А. Блок 1880-1921) 的诗集《雪中大地》(«Земля в снегу» 1908) 发行了 2 000 册, 别雷 (А. Белый 1880-1934) 的《骨灰罐》(«Урна» 1909) 为 1 200 册, 巴尔蒙特 (К. Бальмонт 1867-1942) 的《绿色园》(«Зеленый ветроград» 1908) 为 1 300 册, 曼德尔施坦姆 (О.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891-1938) 的诗集《石头集》(«Камень» 1913) 仅为 300 册, 谢维里亚宁 (И. Северянин 1887-1941) 的诗集《公主的宝石项链》(«Келье принцессы» 1910) 更是可怜, 仅为 100 册, 茨维塔耶娃 (М. Цветаева 1892-1941) 的《魔灯》(«Волшебный фонарь» 1912) 也未超过 500 册。而高尔基 (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 的《特写与短篇小说集》(«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 1898) 达到了 3 500 册, 布宁 (И. Бунин 1870-1953)

1.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Чалмаев В., Зинин С.,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2004, С.17.

的现实主义诗集《在广阔的天空下》（«Под открытым небом» 1898）发行了3600册，布宁、施缅廖夫（И. Шмелев 1873-1950）、阿·托尔斯泰（А. Толстой 1883-1945）、谢尔盖耶夫-青斯基（С. Сергеев-Цинский 1875-1958）的现实主义小说和诗集（共7个文集）在1906年3月至12月就发行了22.2万册¹。1904~1907年间高尔基的作品都以1~2万的发行量在文学出版物中高居榜首²。

作为时代文学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主义文学无法取代，甚至难能动摇现实主义文学在俄国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尽管在那个时代现实主义文学“衰败”“过时”的说法甚嚣尘上，但事实上，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因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而失去其强大的生命力。拥有大半个世纪成熟经验的这一文学巨型话语始终与俄国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相伴而行，从时代的文化激流涌进中不断汲取力量，体现了作家对世界、社会、民族、人的命运的新把握与认知，表达着他们对历史本质的艺术呈现和审美探索的不懈追求，参与着俄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和民族心灵的建构。

历史沿革

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化转型，文学的各种新潮在民粹主义思想失败和社会充满危机的19世纪80年代已露端倪。现实主义作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下也在不断寻求着表现时代与人精神的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现代特征。

一是，文学对“人-环境”概念的重新评价。相当多的作家由再现“环境对人的制约”的理念转变为重在表现人与环境的疏离和对抗、个性的独立、人改变环境的能动作用。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被叛逆的、积极进取的个性所取代。二是，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由“再现”向“表现”的转向。作家对物欲下的平庸苟且、精神萎缩、人种退化以及艺术的无想象力表现出了一种不甘平庸的挑战性反叛与抗争，显现出一种高度主体性的价值判断。第三，对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的表达呈现出新的思路：对人自身存在命题的优先关注。对充满自由独立的激情与异化、孤立意识矛盾并存的个性的探究。对人的精神生活、精神存在的描述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第四，长篇小说的消疲，中短篇小说的繁荣。叙事小体裁的勃兴说明，文学家整体性理念的缺失，作家完整、和谐、美好的终极理想的不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的观照表现出三个具有标志性

1.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Чалмаев В., Зинин С.,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2004, С.19.

2.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 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Жоржа Нива, Ильи Сермана и др., Прогресс, ЛИТЕРА, 1995, С.610-611.

的转向：历史的、社会的、理性的内容向超越历史和社会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无意识内容的转向；社会批评、社会期待向超历史的、超社会的文化批评、文化期待转向；时代价值被永恒价值取代，意识形态关注向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人类学关注转向。在这方面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经典大师创作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实现了对欧洲传统命运小说形式的突破。他不再以再现外部现实生活为艺术追求，而重在表现人精神的、意识的真实，显现出“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的种种特征。在书写内容上，他不再采取从主人公出生开始讲起的传记形式，而是选择人生的一个时刻，在高度浓缩的时间过程中，在旋涡般的戏剧性事件中，展开人物的心灵对话。在叙事方式上，他排斥理性，崇尚直觉、本能和潜意识，在艺术手法上，他不重客观描写，而多用象征、暗示、直觉、梦幻、怪诞、意识流。他的创作极大地融入了宗教精神和对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的深入思考，充满了对人类生存的永恒命题的论争。从人现实的生存境遇来揭示社会的不公、罪恶，人与社会的分离，人的自我分裂和异化，正是在以上几个方面他取得了与现代主义小说在创作理念、题材内容、人物体系、艺术手法上的沟通，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现代性转型提供了巨大的思想与美学资源。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列·托尔斯泰走向其精神探索及文学创作的新阶段。作家以其天才的文学创作和忠实不渝的道德说教，参与了俄国文化历史和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重构。欧洲文学最高成就的“命运小说”，经过几个世纪的创造与积累，由列·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中推进到了辉煌的顶峰。社会批判、哲学道德探索、史诗规模、心灵辩证法达到了绝妙的融合。他的中短篇小说开始具有更为激烈的社会抗议，更为鲜明的价值判断，更为深入的良心审判，更为质朴的叙事语言，也进入了此前他很少涉猎的人的意识的深层。作家在继续其对社会现实批判的同时，更充满了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等哲理命题的思考。列·托尔斯泰创作巨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其与俄罗斯社会历史的联系，还在于他提出的关于社会变革、生命、人性、两性、家庭等一切重大问题，至今仍然是人类生存的重大命题。在他社会的和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哲学的思想中充满了一种世界主义与全人类主义。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现实主义作家的列·托尔斯泰已经成为俄国和欧洲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话语之一。

“19 世纪末，在俄罗斯现实主义转型进程中，柯罗连科（Вл. Короленко 1853-1921）起了显著的作用。”¹早在 80 年代初，柯罗连科就告别了民粹主

1.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От Тургенева к Чехову», Бялый Г.,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90, С.248.

义文学，改变了试图靠农民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式的乐观承诺，提出了文学要表现“可能的现实”的思想。他遵循“美好的希望胜过丑陋的现实”的艺术原则，强调小说应有积极的人文取向和高昂的英雄主义，使现实主义文学获得了强烈的主体表达意向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高尔基称他为“我的老师”，说他是一个善于用想象将日常世界中的种种情景与人物变成美好现实的真正的幻想家。踟蹰在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小偷、乞丐等人物成为柯罗连科此间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酷爱自由，英勇不屈，充满理想，既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真实的人物再现，又是富有浪漫气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文学英雄。90年代，因无法容忍文学的“颓废主义”倾向，柯罗连科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批判现实主义。“他一生都在迎着白天，走着一条艰难的英雄之路，为了加快白日黎明的到来柯罗连科所做的一切是难以估量的¹。”

契诃夫（А. Чехов 1860-1904）是现实主义文学一个阶段的结束者和一个新阶段的起始者。从文学发展的动态进程来看，他是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过渡者。他延续并更新了大半个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理念，完成了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在体裁的、题材的、结构的，艺术旨趣与接入方式上的一次“文学革命”。他让短小的体裁样式在长篇小说占主导地位的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历史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赋予了现实主义小说一系列新的特质。在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他是除列·托尔斯泰之外，第二个最具有社会生活“包容性”和“经典性”的作家。他的笔触深入到的是广阔的生活领域中几乎很少有人涉及的琐细小事。在他的笔下，作为小说叙事基本组元的“故事”由宏大的“事件”化作了细微的“庸常”，而内在视域上却保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托尔斯泰两个经典大师所具有的“共时性”。小说言近旨远，大义微言：一个画面捕捉一种智慧，一个瞬间揭示一个新鲜的思想。在小说艺术理念上契诃夫更接近象征主义，尽管这与其宗教哲学思想大相径庭。别雷说，契诃夫的现实主义是一种“高度透明的，无意识地与象征主义融为一体的现实主义”²。而他的戏剧创作更是消解了中心人物与其他人物冲突的传统范式，弱化并均衡了戏剧人物在事件发展中的功能角色，大大凸现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生活的庸常、情感的困顿、理想的破灭、精神的麻木，成为人物内在冲突的纠集点，成为社会混乱无序、充满危机的表征。对存在性命题的关注，对心灵生活的探究，象征意象的运用，高度的简约，情节的缺失，开放性的结尾——不仅是艺术家实现其温暖的

1.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От Тургенева к Чехову», Бялый Г.,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90, С.617.

2. «О поэтике Чехова», Полоцкая Э., Наследие, 2000, С.196.

人道主义关怀的艺术手段所在，也是他留给新世纪小说巨大的美学财富所在。

世纪之交的两个十年，俄国社会的积难与积怨之深重已经到了变革的狂风暴雨不可避免的态势，希望与绝望交织，求索与变革共存。现代主义文学犹如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俄国作家面前，反现实主义思潮随着象征主义文学的兴盛而于90年代在俄国文坛登陆。然而新的社会生活也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拯救苦难，帮助民族、人类获得自由和尊严的使命感和庄严感，深化了这一文学对人及其价值的思考，也激活了现实主义文学家的变革与更新意识。

一批对民粹主义思想传统有所继承的作家，如乌斯宾斯基 (Г. Успенский 1843-1902)、加林 - 米哈伊洛夫斯基 (Н. Гарин-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1852-1906)、维列萨耶夫 (В.Вересаев 1867-1945) 等着眼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用特写、中短篇小说记叙社会生活的真实，表现俄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农民的苦难、愚昧与绝望，书写了一部俄罗斯“民众破产的编年录”。乌斯宾斯基在特写《乡村日记》(«Из деревенского дневника» 1883) 和短篇小说《直起身子的人》(«Выпрямил» 1885) 中不仅再现了农民的苦难，不无留恋地缅怀宗法农奴制下农民与土地的依存关系，还塑造了具有变革精神、对将来充满憧憬的乡村教师形象，成为新时期再现俄国宗法农村破败、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和塑造新人的第一人。普列汉诺夫说，这是一位“用鲜活的现实事实说话”的作家¹。加林 - 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的系列特写《在乡村的数年》(«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в деревне» 1892) 和《纷乱的外省生活》(«Провинциальная жизнь в сутолоке» 1900) 中表达了一个民粹社会主义者对宗法村社文化传统与资本主义文明难能共荣的悲哀。被批评界誉为“知识分子的编年史家”的维列萨耶夫以中篇小说《无路可走》(«Без дороги» 1894)、《在转折中》(«На повороте» 1901) 表现了民粹主义思想失败后一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渴望为民众服务，准备为他们牺牲的高尚情怀以及难能看到社会与自身出路的思想迷惘与苦闷。这些作家似乎是同社会历史的发展疏离、对峙的，但从深层看，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质疑、审视，对俄国乡村文化的重构与弘扬。

另一批作家，如勃勒雷金 (П. Боборыкин 1836-1821)、马明 - 西比里亚克 (Д. Мамин-Сибиряк 1852-1912)、波塔边科 (И. Потапенко 1856-1929)、艾尔杰利 (А. Эртель 1855-1908)、安菲捷阿特洛夫 (А. Анфетатов 1862-1938) 等人则剑走偏锋，奔向了自然主义。他们从现实主义传统的社会历史原则和道德伦理原则背转身去，回到了生活的日常和世俗中，表现出对日常生活中的尊严、高贵等价值观念的淡漠。他们遵循经验主义和客观主义

1.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 2 томах»(Т.2),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Николае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С.336.

的“事实原则”，成为生活“不偏不倚”的记录者和编辑者。他们甚至把目光集中专注于人生命存在的生物场域，拒绝以任何现实力量来限制和束缚个人的生活世界，试图建立一种以自我利益和欲望为引导的情感秩序和伦理秩序。尽管这批作家为数不多，艺术成就不高，只是现实主义文学大江中的一条喧嚣的河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一种流派，但其基本指向无疑在宣告与经典现实主义的道别，呼吁开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别样路径。

如果说，契诃夫的文学变革是悄然的，隐秘的，潜移默化的，去浪漫主义的，那么高尔基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改造用的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呐喊式的，激烈的“革命手段”。他在给契诃夫的信中说，“需要英雄主义的时代到来了：大家都渴望激动人心的，鲜明的，知道吗，一种不像生活，却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¹。

英雄主义既是高尔基小说创作中最具震撼力的话语形态，也是建构与彰显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新的话语，时代精神与时代英雄成为这一话语形态的思想内核。英雄成为立足现实又指向未来的愿望理想与行动力量的化身，英雄话语见证了文学对时代生活最积极最旺盛的表述力，表达了文学家对国家与民族未来最富理性、最为崇高的使命感。《马卡尔·楚德拉》（«Макар Чудра» 1892）和《契尔卡什》（«Челкаш» 1897）为作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它们似乎像是现实主义向传统浪漫主义的回归，同时又有着尼采所宣扬的一种超人思想。就高尔基而言，他创作中整个精神的、智慧的、思想的贡献相对于其强烈、鲜明的生活印象而言是第二性的，他的创作思想与尼采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在于一种对独特个性的高度张扬和一种不可阻挡的进取精神。这种个性是具有高度浪漫主义特点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反社会的流浪汉，浪漫主义的叛逆者，具有自发反抗情绪的个体。但这种个性不是纯粹个人的，而是民众情绪的反映，这一民众全然不是民粹派所理解的农民。高尔基与农民以及关于农民的神话没有任何关联。他笔下的个体的审美意义不是民族学的描述性的，而是哲学象征意义的。这种哲学性的象征意义是随着他创作的发展与深化在变化的，由与社会决然对立的个性朝着新的、全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转变，个体逐渐融化在了为全人类福祉的奋斗之中。高尔基不仅以其个体的创作实践大大丰富、拓展、更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化精神，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起到了现实主义作家的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旗帜。

90年代末，面对“颓废主义”颠覆现实主义的极端情绪，莫斯科现实主

1.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ти т.» (Т. 28), Горький М., 1954, С.71.

义文学小组“星期三”¹（«Среда» 1899-1916）应运而生。1902年，高尔基开始领导圣彼得堡的“知识”出版社（«Знание» 1898-1913），将这一旨在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的出版机构变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基地和出版团体。在1905年前后，现实主义作家通过高尔基创办的“知识”出版社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这个被高尔基称为“真正的艺术殿堂”²的创作群体团结了一大批19世纪90年代进入文坛的、富有叛逆精神的新一代作家，如布宁、库普林（А. Куприн 1870-1938）、安德烈耶夫（Л. Андреев 1871-1919）、绥拉菲莫维奇（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1863-1949）、斯基塔列茨（С. Скиталец 1869-1941）、尤什凯维奇（С. Юшкевич 1868-1927）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新世纪俄国文坛的一流作家，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与现代性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知识人”既看到了经典现实主义大师文学遗产的不可超越性，也看到了其艺术表现方式落伍于时代，他们在坚持社会批判与思想启蒙、张扬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同时，提出了面向广大普通读者的“大众化”写作口号，发出了寻找高于生活现实的“榜样的人”“榜样的生活”的文学呼唤。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高昂、激扬的社会情绪更强化了文学家的这一创作思想。与契诃夫、柯罗连科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并发现美的理念不同，高尔基及部分“知识人”提出了要通过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与态度来表现生活的文学创作理念。他们高度赞扬契诃夫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元素，提出了“俄国文学在整体上缺乏象征主义”的思想。对文学旧观念、旧形式的对话与对抗，文学创作主体意识的张扬，成为“知识人”与“象征主义作家”、两个不同创作取向的文学同代人共同的艺术追求。

应该看到，即使在“知识人”作家之间，由于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法的不同，其思想和艺术上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表现“五光十色的俄罗斯人的心灵”是布宁中短篇小说的基本内容，生活的片断性、离散性成为他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库普林更崇尚生活的“原始真实”，他的中短篇小说题材广阔，人性样式丰富。安德烈耶夫则重于对人生存在的道德伦理和哲学本质的探索。绥拉菲莫维奇不止一次强调，他“脱胎于70年代作家，其创作源于他们的传统”³，“群体代表”“阶级形象”是绥拉菲莫维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他是俄国文学中最初的工人形象的塑造者之一。主体情感色彩的浓

1. “星期三”文学小组是由小说家捷列绍夫在19世纪80年代创办的“帕尔纳斯山”文学团体的继续，每逢星期三聚会。主要成员为现实主义作家维列萨耶夫、库普林、布宁、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等，1916年停止活动。1905—1907年革命后又出现了以布宁为首的“年轻星期三”小组，成员有施缅廖夫、皮利尼亚克、画家瓦斯涅佐夫等。

2.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бежа веков (1890—начало 1920 годов). В 2 книгах» (К. 1), ИМЛИ РАН, Наследие, 2000, С.232.

3.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онца XIX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околов 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4, С.26.

烈成为安德烈耶夫与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共同特征。斯基塔列茨与尤什凯维奇的作品中出现了激情更为昂扬、行动更为积极的工人与革命者。前者的诗歌、小说朴实、真切，具有高度平民化的色彩，充满了公民性和叛逆的浪漫主义精神；后者的小说和戏剧中犹太民族生活的题材独特新奇，人物的生命追求各异，但反对阶级压迫、争取自身权力的斗争成为他们共同的思想与行为特征。

1905年革命的失败引发了俄国社会的政治反动和普遍低落、悲观的民族情绪，此后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等数量众多而又影响巨大的社会灾难与历史变故。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社会思想的“路标转换”不仅销蚀了长久笼罩着作家的社会激情，连同被这一激情唤起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也改变着创作个性精神和心理的内涵：从对社会决定论思想的规避到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怀疑，从对历史原则与个性原则对立的重新思考到对宗教思想的诉求。1908年，高尔基宣称“现实主义……正在踏上新的道路”¹。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列·托尔斯泰逝世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发生了自身多样化的“分流”。高尔基坚持历史主义原则，逆消极的社会思潮而动，仍然期待着光彩夺目的、充满创造激情的民众力量的爆发。斯基塔列茨、尤什凯维奇等作家的影响在缩小，退向现实主义文学的边缘。一种新的思想与艺术取向——“新现实主义”（неореализм）流派随之出现。

布宁、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绥拉菲莫维奇这些作家的创作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显现出了各自新的特点。而一批新踏上文坛的作家，如施缅廖夫、阿·托尔斯泰、普里什文（М. Пришвин 1873-1954）、谢尔盖耶夫-青斯基、扎米亚京（Е. Замятин 1884-1937）、扎依采夫（Б. Зайцев 1881-1972）、恰佩金（А. Чапыгин 1870-1937）等作家以各种方式探求文学写实的多种可能性和多种艺术效果，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原有形态。他们对现实的思考少却了社会历史的关联，而饱含着对人、社会、世界本质的思考，对人性、民族和人类文化形态的深层开掘。超社会历史的价值判断和文化、哲学的思考成为这些作家共同的艺术思维特征，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高度张扬使得作家所呈现的理想、情感和意志更加丰富多样。在艺术上，由于得到了现代主义创作经验的熏染，他们将现代主义艺术元素有机地融进了现实主义文学之中。

1.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бежа веков (1890-начало 1920 годов). В 2 книгах»(К. 1), ИМЛИ РАН, Наследие, 2000, С.261.

普里什文说,“历史的规律并不总是与心灵的规律相吻合的”¹。尽管“新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性依然存在,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依然存在,但从民众的自发势力中寻找崇高真理的热情已经不在,集体的、阶级的激情已经远去,革命、暴动的思想启蒙已经消散,社会命题逐渐成为一种描写个性内心世界、对个性与世界相互作用思考的背景。文学对生命存在哲学内涵的揭示,对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光明的、快乐的坚信,对一切破坏与丑化生活与人的现象的憎恨,个体与世界的统一,人与大自然的亲近,对美、爱、艺术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新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永恒的、本质的生命价值观。

代表作家和创作简介

1. 高尔基

高尔基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他通过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和象征特征的融入,将现实主义提高到了一种精神崇高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境地。

早年的高尔基受到尼采超人哲学和以艺术审美原则解释世界理念的影响,认定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对美、力量、自由的崇尚,而绝非对一种抽象的道德原则的遵循,他的世界观与生命哲学中充满了一种为了生命的自由、生活的美好、人格的尊严,为了根除生活中的恶而搏击的斗争美学。早年的《特写与短篇小说集》(《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1898)就是这一美学思想的体现。

无论是《马卡尔·楚德拉》(《Макар Чудра》1892)、《鹰之歌》(《Песня о соколе》1895)等浪漫主义作品,还是《切尔卡什》(《Челкаш》1897)、《马尔华》(《Мальва》1897)、《科诺瓦洛夫》(《Коновалов》)等现实主义小说,都远非社会批判内涵可以概括的,都有作家对善与恶、爱与恨、罪与罚、生活与生命、自由与人格等的独特思考,无不充满了深刻的哲理意蕴。

在《马卡尔·楚德拉》中,左巴尔与拉达谁也无法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他们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一种绝对的自我意志。男女主人公在相互消灭的快乐中实现了爱与恨的消解,实现了自我的意志与价值。在《切尔卡什》中,自由的盗贼要比农民更加可爱,同名主人公之所以把钱给了农民加甫里拉并非出于怜悯,而是对他人格低下的鄙视与厌恶。自由而无垠的大海的波涛与被束缚的花岗石堤岸与其说是自然景观,莫如说是两种生命形态,两种人生观的象征,其冲突的哲理意义显而易见。

作家早年的社会批判也总是与对生命尊严、独立自由的思考结合在一起

1. «Собр.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 2), Пришвин М., 1956, С.793;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бежа веков (1890-начало 1920 годов) В 2 книгах»(К. 1), ИМЛИ РАН, Наследие, 2000, С.284.